

>>>世界探案经典

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强力推荐之作品

星期五の夜

日本卷

9

SHIJIE TANAN JINGDIAN

季 叶 选编

珠海出版社

世界探案经典

星期五之夜

日本卷



SHIJIE TANAN JINGDIAN

季叶选编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期五之夜/季叶选编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1.1

(2004.8 重印)

(世界探案经典·日本卷)

ISBN 7-80607-758-8

I. 星… II. 季… III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4339 号

世界探案经典·日本卷 9

星期五之夜

季 叶 选编

终 审: 罗立群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封面设计: 刘 瑜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hs.com

E-mail: zhchs@zhchs.com

印 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 7.5 字数: 186 千字

版 次: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5001~11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607-758-8/I·303

定 价: 1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无人驾驶的接尸车	小林久三 (1)
红黄相间的画笔	陈舜臣 (24)
潜在影像	松本清张 (45)
残酷的确证	松本清张 (71)
第二次手术	佐野洋 (95)
戒烟 日	佐野洋 (115)
向阳的交椅	佐野洋 (137)
遗忘的雨伞	菊村到 (165)
忧郁的幸福	平岩弓枝 (179)
星期五之夜	南里友视 (205)
五岛之行	石泽英太郎 (214)



无人驾驶的接尸车

小林久三 

无人驾驶的接尸车

斜坡路上，迎面驶来了一辆殡仪馆的接尸车。

新开看到这辆接尸车时，咂了一下舌头，停止了跑步。接尸车这么早开出来，倒也是少见的，但是，他为了健康而练习长跑，一开始就遇上了接尸车，真是个不祥之兆。

新开站在路边，瞪眼望着接尸车。接尸车可并不了解他那种心情，还是慢吞吞地从斜坡路上开过来。新开无意中向驾驶室内望了一眼，不由得目瞪口呆：驾驶室内空无一人。

他想：也许是眼睛的错觉吧。此刻，车子已开到了新开的面前，于是他伸长了脖子，窥视车内，别说司机，竟连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一根黄色的金属棒竖在那里。这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，不紧不慢地行驶着。

“原来是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。”新开嘟哝着，他一下子感到茫然了。

接尸车在他面前开过，缓慢地下了坡。尽管没有人操纵方向盘，汽车还是平平稳稳、慢慢悠悠地行驶，始终保持着一小时30公里的速度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新开捉摸着，目送着接尸车驶下了长



长的斜坡，向左拐了个弯，从视线中消失了。他眨巴着眼睛，环视四周，时间刚过清晨5点。在这多摩丘陵上开辟的新兴住宅区一带，还没有车辆往来，也看不到一个行人。

在看到奇怪的东西，情绪受到冲击之后，他失去了继续跑步的念头。为了防止中年发胖，他一下子心血来潮，刚从三天前开始练习晨间长跑。今天早上，他穿上了昨天才买的运动衣，还揉着惺忪的睡眼，就从家里跑了出来。正当他跑到斜坡路上，就碰上了这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。他像被泼了冷水，在折返到自己家里之后，心里还感到懊丧。妻子滕江免不了数落他几句：“你的意志也太脆弱了，一套运动衣就花了13000元哩！”

于是，新开只得又跑了出去。他在哪一本周刊上读到过，进行长跑健身，必须杂念全无，这才能见效。而在今天早上，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。那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，总在他的眼前晃现，人虽在跑步，心里却是乱糟糟的。昨晚，他喝了不少酒，40岁才出头的人，还不大抵得住酒劲。或许还有醉意吧，那看到的肯定是幻影了。奇怪的是，无人驾驶的汽车下到斜坡的尽头后，还向左拐了个弯，可那里是建筑工地，是没有房子的，而接尸车向没有住家的工地驶去，简直有点荒唐了！

“不，我倒要等着瞧！”新开紧皱眉头，自言自语。他确实听妻子说过，那边工地附近，原有一些无人祭祀的坟墓，施工之前，请来僧徒给超度了一番，这才迁走坟墓，让推土机推平了墓地。那辆接尸车会不会是灵魂招来的呢？新开一想到此，全身像浸在冷水里一样。或许是坟墓拆迁后，那些无人祭祀的游荡着的鬼魂要另觅安息之地，这才叫来了接尸车的吧？既然是从阴曹地府叫来的接尸车，没有司机就并不奇怪了。呵，原来是一辆从冥府开来的接尸车。“真会有这样的事吗？”新开苦笑着。

新开是在川崎公司所属的通信器材厂计算机研究室工作的，是个理性论者。除非是飞碟之类超现实性的东西，否则，这种奇



怪的反常现象，很难让他相信。但早晨的事，总有点蹊跷。他草草地结束了长跑，回到了家里，把早上目睹的怪事告诉了妻子。

“别做梦了，你不是去跑步的吗？”滕江毫不介意地笑着说，“这样的事，我可没听人说过。”

新开被挫伤了自尊心，可还是被那目睹的情况纠缠着。

“总有什么原因吧。”他坚持着说。

“你急于练长跑，神经太紧张了。”

“不过我确实是亲眼目睹的。”

“那就一定是个隐身人，驾驶着那辆接尸车了。”

“你不相信吗？”

“当然不相信。”

“可我还是相信。”

“你别再胡说八道了。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我可要恼火了。”滕江换了衣服，走进厨房去准备早餐了。她有低血压病，早起总感到不舒服，心情也不好。两个孩子，大的小学六年级，小的三年级，为了他们上学，她每天都得早起，现在正歇斯底里地骂着他们。关于那辆无人接尸车，要再说下去，她会歇斯底里大发作的。

新开独个儿冲了杯咖啡，在客厅里看起晨报来。报纸的字里行间，不时出现那辆无人接尸车，扩大到了整个版面。喝罢浓咖啡，他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毫无疑问，我看到的确是一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。”

二

早晨7点50分，新开出了家门，乘上了开往新百合山的公共汽车。他要从新百合山换乘小田原快车去登户，再从登户换乘南武线到武藏小杉车站下车，然后，步行五分钟，就到他工作的



公司了。他站在新百合山车站的站台上时，听到身后有一个年轻女子在招呼他。

“早上好！”

新开回头一看，心中一阵激动。那是近野良子。她住在附近的一幢公寓里，从新百合山车站步行 10 分钟就到了。和新开同在计算机研究室工作，上班途中经常碰面。一个妇女，能从国立大学的物理系毕业，可数凤毛麟角了。这样一个人才出众的女性，却是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的。她鹅蛋脸，滑润的肌肤，独具一股熟透的水蜜桃般的魅力。该有 30 岁了吧？但看上去要年轻五六岁，还是小姑独处。她浓妆艳抹，花枝招展。

“有什么心事吗？”良子问道，用水汪汪的眼睛凝视着新开。

“不，没什么。”

“在考虑什么吗？”良子用唱歌一般的调子说。

“不，不。”新开否认。但在略一思索后，他说：“今天早晨，我遇到了一件怪事。”他吞吞吐吐地说了那辆无人接尸车的事。

“噢，这事情嘛，倒是真的。”良子说。这倒是出乎新开意料个回答。

“还有谁看到过那辆无人接尸车吗？”

“这事情嘛，我也是听来的。”

“哪儿听来的？”

“大概是从我隔壁房间的新婚夫妇那儿。”

“新婚夫妇又是怎么看到的呢？”

“不，是公寓里的什么人看到的，那位新夫人听说了。不过，看到的时间不同，据说是在深夜。”

“哪一天？”

“大概是在一星期之前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

“从隔壁新夫人那儿听说这事，我还以为她在逗我玩哩。”



“这么说，那真的有人看到了？”

“真有趣。”良子的眼睛，出人意外地闪烁着光亮。

是不是还有别的目击者呢？新开想着。

这时，开往新宿的快车已经驶进站台了。两人一起上了电气列车。车厢内座无虚席，他们挤到了一个角落里，紧挨着站在那儿。在新开的眼前，是良子明亮的眼睛、柔软的嘴唇和圆溜溜的下巴。随着电气列车的颠动，他们的胸脯会偶尔相挨。他感到，一挨到良子的乳房，总会激起一阵难言的颤动。新开几乎窒息，接尸车之类的事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他一心体味着挨到良子乳房的刹那间的感受。同妻子松弛的乳房相比，良子的乳房是富于弹性的，只要稍挨一下，就像有一股电流，丝丝地流遍了全身。

“也许……”新开想着，一个意念活动起来了。他开始练长跑，要说是为了健康，不如说是为了让那挺出来的便便大腹瘪下去，使自己漂亮些。他意识到，在这种内心活动中，还怀着对良子的关注，不禁脸也红了。

他记得，近野良子搬进车站附近那幢公寓，是去年岁尾的事。那是一幢八层的白色漂亮大楼，建造在一所小学的后面。到今年年初，他们在站台上偶然碰面时，他才知道她乔迁新居，买下了那幢公寓底层的一间房子。从那时起，他们每周总有一两次相遇，同去公司上班，而他也总会莫名其妙地关注起她来。在站台上遇到她时，心里也总是七上八下的，感到自己的神经和细胞都活跃起来，越发生气勃勃了。他决心练长跑，大概是一星期之前的事，当时妻子滕江看到他刚出浴的身躯，认真而又惋惜地说：“你已经上了年纪，变得大腹便便啦！”但那时在他的脑海里，却掠过了近野良子的面影：她有没有情人呢？

现在，新开从侧面看了她一眼。这次上班途中，他们亲切交谈，他了解了良子的身世和生活。良子生于长崎，念高中时就爱

无人驾驶的接尸车



好数学和物理，还一年一度去海外旅行。她现在所住公寓的房间，是底楼第10号房间，在大楼的最北面。她偶尔会跑到学生时代的同学在新宿开的酒馆里喝酒，深夜乘出租汽车回来。可以想象，作为一个未婚妇女，良子过着自由自在、恣情欢乐的生活，但那至关重要同异性的交往，她却总是避而不谈。与其说是她矢口不谈，倒不如说是新开怕难为情，不敢把这个话题引出来。新开忽而一本正经地想：这么个富有魅力的女性，即使拥有一两个情人，那也不是为怪的；要是没有情人，倒是难以使人理解了。正当他下决心要提出异性问题时，良子却说：

“也许，今天新开先生给什么鬼魂缠上了，一清早就碰上了接尸车。”良子的两颊浮现出了嘲弄人的微笑。

“有人说不吉利，我看倒也未必。”新开有点扫兴，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我听说过，碰上接尸车，还是大吉大利的哩。以前我在什么书上读到过，美国大联盟棒球队的名教练约翰·马古洛说过，去棒球场之前要是碰上接尸车，球队一定旗开得胜。对于那位名教练来说，接尸车就是胜利女神的象征……”

“竟会是胜利女神的象征？”

“是的。记忆或许有误，但据说有一年，约翰·马古洛率领的那个棒球队，参加了世界棒球锦标赛。队长一心想取胜，竟从殡仪馆借来了一辆接尸车，同从自己家里开往球场的约翰·马古洛的车子交错开过。结果，球队在世界棒球锦标赛中拿到了冠军。”

“你倒说得怪有意思的。”新开附和着良子的话，越来越感到她的魅力了。名教练迷信接尸车的话，本来是无稽之谈，但她能说得如此有声有色，不得不使他随声附和，感到亲切。他妻子的态度又怎样呢？恰好相反，一口咬定是不祥之兆。他妻子深居简出，对外界态度冷漠。他们夫妇间偶尔谈及的，也无非是工资低，以及某地一个小学生自杀之类的令人沉闷的事情。



电气列车到了登户车站。过了换乘南武线的检票口，新开毅然问道：“难道你是个独身主义者吗？”

“也想着结婚，我是女人嘛。可是，我想结伴的人，不是已有夫人了吗？”良子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结伴吗？”新开瞟了一下良子的脸，心里扑通扑通直跳。良子的唇边浮现出了奇妙的微笑。她说：“新开先生不是已经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了吗？大的叫阿悟，小的叫鸿二。”

“你倒了解得很清楚嘛。”

“因为关心嘛。”

“那……”新开语塞，凝视着良子。

“不谈这些了吧。”良子说着，声音柔和而娇媚。她那吸引人的强烈的香水味，直刺新开的鼻子。转瞬之间，他感到一阵轻微的头晕目眩，视界也似乎变得明朗而开阔了。“我今天早上看到那辆无人接尸车，说不定还是个吉祥之兆哩。”

三

一星期之后。

新开乘上了从新宿开往小田原市的最后一班电气列车。他在下班后来到新宿，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约他一起喝酒，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。那位在钢铁总厂工作的同学，突然给新开工作的公司打来了电话，把他叫去。“我有事想和你谈谈，晚上7点，我在歌舞伎街‘大草原’酒家等你。”

那位五年不见的同学，同厂里一位年轻的女同事酿成了暧昧关系，现在正在考虑同自己的妻子离婚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想听听新开的意见。那位情妇已经怀孕五个月了，而同学的妻子发现丈夫有了外遇，态度异常强硬，坚决不同意离婚。新开听了，倒也没有当作与己无关的事。那位同学已经大腹便便，官气十足。



他在去年被提拔为科长，而现在却蜷曲着臃肿的身躯，连声叹息：“左也难，右也难，真不知道怎么办。要是处理不当，会弄得家破人亡的。”

“唉，最后还得由你自己拿主意呵。”新开给下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结论，然后就告别了那位同学，搭上了最后一班电气列车。他拉着车内的吊环，考虑着：“这样的事，明天也许要轮到我自己了。”

昏暗的车窗上，似乎晃动着良子白皙的脸庞。新开望着这张脸，展开了想像的翅膀：良子也许对我怀着好感吧？要不然，为什么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呢？要是我深陷在她的情网中，结局又会怎样呢？

他曾在下班回家途中，顺便到过她的公寓，在底楼 10 号房间内，消磨了一段时间。回到家里，脸上装得若无其事，似乎在哪儿也没有耽搁过。要是妻子察觉到他与良子的交往，又会怎样呢？她可是个泼辣的女人，离婚也就更麻烦了。顶头上司黑泽科长要是知道他与良子的关系，也会大发雷霆，说不定还会把良子调往大阪分公司什么的，于是他將妻离子散，而且还会被公司辞退，也得上大阪去另谋职业。

想像的翅膀借着酒的醉势，漫无止境地伸展着。实际上，他为人谨小慎微，心里一清二楚，可不能干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来。从那天到现在，已经在站台上同良子碰过两次面了，但是下班后从没有邀请她去吃饭。此刻他的头脑中，同每天一样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。

新百合山车站到了。

已经过了午夜零点，最后一班公共汽车，也早已在两小时以前开走了。由于是新兴的住宅区，车站前也叫不到出租汽车，他只能徒步回家了。乘公共汽车只有 10 分钟的路程，步行却要半个钟头。约莫走了 5 分钟，行人完全绝迹了。这一带，有点像美



国西部影片中出现的荒地，荒凉而沉寂。到处可以看到人家的灯火。和西部影片中的荒地不同的是，由于是从丘陵削凿而成，这里的地势富于起伏，路面七高八低，坡度升降无常。

远远可以望见公寓的灯火。那是良子居住的公寓。良子已经进入梦乡了吧？他把视线投向公寓，但良子在底楼的房间被小学的校舍挡住了，看不见。一看到她那幢公寓，他又无意识地触发了联想，想起了那辆无人接尸车。她那公寓中的什么人说过，曾在深夜看到过接尸车在公寓附近行驶。新开又想，要是那么说，从那时候以来，不会没有人再看到过无人接尸车的行驶吧？他不能放弃早上的长跑。他是为了良子，为了使自己变得瘦一些，漂亮一些，这才每天早上都不间断地练习长跑的，但是再没有碰见过那辆无人接尸车。

“我看，那还是从阴曹地府开来的接尸车。”他忽而又这样想。他收回了视线，叼上了一支烟，在街灯下打亮了打火机，点上了火。正在这时候，身后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。他不由得回头看去，只见一辆黑色汽车，从斜坡上吃力地爬上来。汽车形状奇怪，车篷安装成屋顶模样。

“接尸车？”新开低声叫了出来，全身一阵寒战。他吓得缩着身子，停留在斜坡的中途，望着那辆接尸车。车子缓慢地向他驶来，同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，时速约为30公里。他的目光下意识地向驾驶室，里面一片幽暗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接尸车驶近来了，相距只有十来米了。驾驶室里仿佛有人，操纵着方向盘，还是个男子。既然车内有司机，新开也就放心了，如果还是上次看到的那辆无人汽车，那可真要把他吓破胆了。

接尸车放慢了速度，发动机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，将从新开的面前驶过去了。在街灯的光环下，驾驶室里看得很清楚了。新开看清楚那个握着方向盘的男人时，不禁毛骨悚然，“啊”地叫出声来。驾驶室内坐着的，原来是黑泽科长！白色细长的脸

无人驾驶的接尸车



上戴着眼镜，而他最明显的特征，是有一个日本人少有的鹰钩高鼻子，而驾驶室内那男人的鼻子，形状也像鹰嘴。至少，从侧面看过去，此人很像黑泽科长，甚至是一模一样。当然，这不过是转瞬之间所看到的，而且是在街灯下的依稀一瞥。

“决不会是错觉。”新开想，仍然横叼着烟卷，死死盯住了接尸车。驾驶室内的人目不斜视，身子一动不动，只顾注视着前方。一会儿，接尸车爬上了斜坡的顶端，接着就被吞没在黑暗中，但仍然可以微弱地听到发动机的声音。新开仍然站在那儿，猛抽着烟，在闪烁着的红色火星中，黑泽科长的脸又浮现出来，又隐去了。他的醉意完全消失了。

“黑泽科长会来驾驶接尸车？”他责备起自己来，这是荒诞不经的想像，算了吧。黑泽科长应该住在自由山，他怎么会在深更半夜，到小田原快车道线上的新兴住宅区来驾驶接尸车呢？“难道是他的灵魂在驾驶汽车吗？”新开这样想时，他那夹着烟头的手指微微地哆嗦起来了。一种难于名状的寒战向他袭来。他突然感到，在黑暗的斜坡上，仿佛有人的样子，站在那里，一股劲地向他这边打量。

“谁？”新开突然发问，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慌慌张张地逃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迈开了步子。那个酷似黑泽科长的接尸车司机的脸，形象鲜明地贴附在他的脑海里。他每天都同黑泽科长见面，总不至于会把他的脸同别人混同起来吧。

“我的神经反常了吗？”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突然，一股亮光闪进了他的头脑，留下了令人窒息的感觉。“难道黑泽科长驾驶着接尸车，到良子的家里去了吗？”这种突如其来的想像一闪而过，他被这个念头纠缠住了。他打算给良子的住所打个电话。一番犹豫之后，他借用附近的报警电话，给良子的住所挂了电话。一会儿，良子来接电话了。

“我刚才看到了接尸车。那个驾驶接尸车的，看来同黑泽科



长一模一样。科长是不是上你家去过了？”新开连自己都感到说得颠三倒四，言不由衷，不禁嘲笑起自己来。然后他对良子单刀直入地说：“黑泽科长是开着接尸车来的吗？”

良子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的新开先生，哪儿会有这样的事呢？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你大概喝过酒了？”

“是的，喝了。”

“我看你还是早点睡吧。”良子笑着说。

“我知道了。无缘无故给你打电话，实在抱歉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没事。你早点休息吧。”

“那再见了。”

新开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但是，“你早点休息吧”，这娇柔的声音，在他步行回家的途中，不时在耳鼓中萦回着。他想：“也许我真的醉了。”

四

第二天早晨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

在自由山名叫“繁荣的多米尔”的公寓背后的路上，发现了黑泽科长的尸体。“繁荣的多米尔”就是黑泽科长居住的公寓。

新开从早晨电视的新闻节目里得知这消息后，简直吓昏了。电视是这样报道的：今天凌晨2时左右，碑文谷警察分局的两名警官到自由山一带巡逻，于“繁荣的多米尔”公寓背后，发现一名倒毙的男子，经验尸，确认该男子系被人掐死。死者带有身份证，据此获悉，名黑泽和男，39岁，住“繁荣的多米尔”903室……碑文谷警察分局认定，此系凶杀案件，当即进行侦破。据推定，黑泽被害时间当在午夜零点至1点左右。

无人驾驶的接尸车



“推定死亡的时间是在午夜零点至1点之间!”新开望着荧光屏上出现的黑泽科长的面部照片,发出了近乎悲鸣的惊呼。“如果说,是在午夜零点到1点……”他搜索着自己的记忆。那时候,黑泽科长正在新百合山车站附近的斜坡路上,驾驶着接尸车。他目睹的时间,大概是在午夜零点10分至15分之间。“如果警察的推定没错,当时黑泽科长说不定已经被掐死了,我所看到的,不就是黑泽科长的亡灵吗?那是被害的科长的亡灵,在深夜驾驶着接尸车,在多摩丘陵的新兴住宅区徘徊了一通之后,再回到他家所在公寓背后的路上,在那儿成为尸体而倒下了。”他不得不这样考虑。

不得不说,这是一件用常识的尺度无法衡量的怪事。或者说,死人驾驶接尸车这样的事,不管你同谁说,都是不会有人相信的。这件事,究竟怎样才能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呢?新开陷入了思想混乱。

他想过,也许,黑泽科长生前爱过近野良子,他在自由山的公寓背后被谁谋害之后,从尸体出窍的灵魂就驾驶着接尸车,为了会见良子,才从都内的自由山来到她在川崎新百合山公寓的住所。而他就在科长返回自由山的途中,目睹了科长的身影。从自由山到新百合山,不管车行如何迅速,也得45分钟。被推定的死亡时间与接尸车从自由山开到新百合山所需的时间,两者是有很大的出入的,但是亡灵开车的速度,也许比我们设想的要快得多吧。

他又想,接尸车是开得很慢的,即使科长在午夜零点被害,从自由山到新百合山,必须在10分钟之内赶到,然后又必须从新百合山迅速折返自由山,那是因为,他在新百合山目睹科长驾驶接尸车的时间,正是在午夜零点10分至15分之间。但是,汽车要以那样缓慢的速度折返自由山,足足需要一个钟头。

新开的思想越来越混乱了。杂乱思考的结果,得出了一个结



论：他看到了黑泽科长的幻影。不作这样的解释，这个奇怪的谜是无法解开的。他又想，他在清晨和深夜两次看到接尸车，那是千真万确的事，第一次无人驾驶，第二次是由死人驾驶。

新开的心情很不平静。今天早晨，他比往常提前一刻钟离家，赶往新百合山车站。他想在站台上找到良子，向她提出各种疑问，两人共同来解答。她是个头脑清晰的人，说不定会像快刀斩乱麻那样，为自己把谜解开的。但是良子并没有在站台上出现。他等了几列电气列车，仍然不见她的情影。他怀着焦虑的心情，来到了公司。因为等人，迟到了10分钟，这是他第一次上班迟到。

良子已经上班了。她看到新开，还是一如往常的样子。去上班时，在不惹人耳目的电气列车内，她可以对你异常亲热，而一旦跨进公司大门，又会对你冷若冰霜，只管一心埋头于工作。这就是作为一个职业妇女的自豪感吧。他已经习惯于她这种变化了，今天也不感到奇怪，但总认为她的脸上缺乏生气，像一只走了水分的水蜜桃，肌肉显得干巴巴的样子，眼角的皱纹也很明显。即使这样，同妻子滕江相比，仍然显得年轻而有魅力得多。新开下了决心，今天下班回家时，一定请她去吃饭。

这时，研究室的负责人后藤部长过来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按照部长的示意，他走进了隔壁的会客室。室内，坐着两个陌生男子，一个满脸苦思焦虑，50岁左右；另一个皮肤黝黑，面色威严，年龄同新开相近。他们认定了新开后，两人同时站了起来。

“我们是碑文谷警察分局侦破总部的。”那个年龄与新开相近的刑警说。他一面让新开坐下，一面继续说，“你同近野良子很接近吧？”

“唔……”新开含糊地回答，非常狼狈。这同黑泽科长之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

无人驾驶的接尸车